

黄河庄园的女郎

柔和的夕阳中，紫灰茂密的树林仿佛降下另一般世界。抬起头便能看见这叶下的深空几近吞噬了全部黄昏的光芒，寂静中幽密的气味从一片片灰色的叶子里散发出来。在此中行人张望的脚步下，这片土地却不贪也不回避叶隙间残存的日光，若伸手就能将剩下的光与红铺在每一寸肌肤上。

黄河北岸，在河南焦作武陟县某处临堤的平原上，那天当我开车行过这片树林小径时，眼睛便止不住瞥向这个园子。这里树叶下的土地一直向远伸到田野的不能见处，石径石椅还有几尊动物的石像随意地摆在恣意生长的草地上，石像娴静的模样好像是闲停在那里一样。这个园子的布置像是一个供人栖闲的庭院，但却有着长得看不到边角的院墙，荒草差互的样子又像是许久无人照看了。这是某位人家的庄园么？黄河岸边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住处吧，也许是某个单位使用的地方。

我手握方向盘，车在河岸上缓慢地行驶。院中无数树叶留下的光影盘浮在我的脑海上，望不到尽头的深林、悠闲的石像、蜿蜒的小径，一切都吸引着我的思绪。此时我心中的美感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描述，就好像当城中的我们还在注视着复式楼、小洋房、大阳台这些热词能带来的优越感时，在这里忽的一眼让一切显得渺小无趣，庭院广阔又沉静的美感染着河岸的一切，让人觉得城内所谓的新潮和时尚，也不过是穿着华丽繁冗的洋装，转眼滑稽地立在广阔沉静的山水之中不知所措罢了。

午后安静的堤岸上，车轮平稳的声音簌簌的，放眼整条平整的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夕阳下，河水的波光能够穿透车窗闪耀在我的脸上，慢慢的路将我的思索放远了几分。

此处的黄河，包括它所养化一切，都散发出暖色韵道的静谧美好的气息，此间自然运作的畅意，当然不是街道绿植绿化所能比拟的，好似能用静默的水声来荡涤来自城市访客的心灵，能用厚实的泥沙铺在每处渴望生机的地方。

当我驶离黄河时已进入黑夜，街道上已经摆好城市的马龙车水，马路的头尾尽是哄哄吵吵的车灯和喇叭，但我的心境却仍似沉在无声的水底，看不清眼前各处用于警示的灯光，听不清车道传来的嘈杂，已然成为这里不同次元访客，满目都觉得陌生而怪异。当我从沉浸的感觉晃过神时，已决心再去看看那个庄园。

我今年大学毕业，已确定将人生的前程放到一个郑州旁小城公务员的饭碗里，没有了学业的束缚，又是按照确定的轨道前进，入职之前的闲暇理应是无比轻松快意的。然而当耳边的人事静下来太久，在郑州郊区生活的孤独感会一点点被放大，直到寂寞和空虚增大到难以忍受，去黄河散心便成了必不可少的消遣。久而久之，光临黄河已经稀松平常。相比于普通的年轻人，这样的生活少了很多新鲜的青春的味道，河畔的闲游更是无聊得让人不耐烦。不过相比于去郑州市内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还是选择离家几公里路的黄河，何况与其寂寞于人海，不如寂寞在无尽又宽大的江河。

那间庄园的出现，属实让在家的日子变得更加烦躁了。

当我再次驱车奔赴河边时，我已穷尽了所有的想象来描绘它的身世，也许是某家农属单位的农场，也许真是某位人家闲置已久的庭院，也或许是一家能让人进入参观、供人休闲娱乐的游乐场，我如此急切，只想再去感受一下那院落布置带来的震撼，或者还能找到揭开关于它一切谜题的大门。驱车的路途，窗外的景色逐渐由城市的楼房变成乡村的农田，出发时淅淅落落的小雨也止步在稍远的行程，一路上所想的自然还是院子的景象，只不过直到行程的末尾，脑中所有的树叶、风声等等景象又被篡改得和出发时不同了。

三

我到时还在清晨。关上车门，凉风嘶嘶吹在我的脸上。我紧紧身子，走过几丛矮矮的荆草。

那个广阔沉静的院子，第二次展现在我的眼前。高大的树木间阵阵白雾像白纱一样拂过来，草木叶子都好似被收走了些许色彩而灰蒙蒙的，相比而言，反倒是远处散布在四周的村庄显得生机依然，直丫丫的小径纵横穿过从河堤到天边的农田，空旷处传来窸窣的鸟与风声。

我伫立在院子铁围栏的旁边，勾勾得注视着院子的每一处，深深的雾气掩住了树林中的一切，能看见的只有前两排白白的树干和旁边荒芜的杂草，杂草虽一齐生长在院内和院外，但我总觉得院内与外面有所区别，不过经过静静比对，却又好像没有不同。我在外面慢慢踱步，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视角。不过这样大的院子，不管从哪里看似都一样。

走走停停，游历的乐趣逐渐从四处观望变成了独自回想，20多年的人生能一下子想起的事情不多，但仅凭轻轻品撮，其中复杂苦涩的味道就能一下蔓延开来。不过回忆已经过多年的思忖打磨，早明白当年多么深重的思想都只是些凡人的平常事，所以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人生没了曾经沉重的东西压着，过往变得轻飘飘的，现在生活的种种困境也就变得不能解释得通了。

早晨的时间在沉默中过去，晃过神来时已不知过了多久，四周的景象已经不是我刚到来时的样子了。清新的晨风洗去了整片河畔大陆神秘的尘埃，将其本身的青绿橙黄显现出来，蓝天在云簇上浮动，细微中我能感受到正有露珠从树林的高低枝丫上零零落落地滴下。

我踩着积陈的落叶，又开始沿着围栏向林中一点点窥探。枝头青绿、散地枯黄，这神秘的院子仿佛正有春秋两者相和，看不清的密林深处正有无数秘密在起舞焦灼。

忽然间，我看见围栏里前面的几丛树叶间透出了些许明亮的色彩，我一步步走，片片色彩交替成人形。我忽然心弦拽紧，压住呼吸，放缓脚步，一点点靠近。

也许是叶后的人发现了什么。

树叶被拨开。

她露出头来。

四

她一鬓的头发轻轻晃动，看来刚起身是有些站不稳的。她黄色绵柔的薄衫外套略微鼓起，看来是要感谢风飘飘地显出了她匀称的身材。深色及膝的裙子下面露出两个白白的小腿，浅黄的短袜，皮质的平跟鞋。她清秀的面庞好像来自今早的晨露，还有几分灵动突显在她的眼睛中。

啊，就是这样的女人，忽然跳到我的面前。

有风摇了摇她额前的刘海，拨动了她眼中清澈的倒影；有笑容顶到了她的面颊，冒出了

批注 [771]: 表达时要注意两件事情，一是读者阅读的时候要能读得通顺，想要读者沉浸进去，就必须让读者不在外围理解的层面上卡壳；二是，语句在读得通顺的情况下，要有文学性，就是要有语言的“意思”或者称作语言的“趣味”或者“韵味”在里面。

几颗白白的牙齿。

树叶摇晃几回，我依然愣在栏杆外，忘了如何反应地看着她。

“你怎么啦？”女人看着我笑得问到。

“我。。。在这里转转。看看景色。”她的初现让我恍然间觉得熟悉，像是在梦里来自异国的故事。

“那你转，我也继续。”

她的上唇抿住下唇，暗红的唇皮微微泛起了几缕皱纹，是微笑，也像是在翘嘴。这位面容姣好的女子，将头扭了过去。

“啊。。。好的。”我转身动了动身子，但还是在看那个女人。女人好似并不在意，所以并不理睬，转身走了两步。

“那个，请问。。。我唤她地叫道。

她忽然看回来。

“请问这个园子是什么地方？”

“我的家呀。”

我对她的回答震撼不已。

女人静静看我有什么动静。忽然用手指向前方，“想来看一下么，从那里进来。”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但我忽然意识到事态需要控制。

“啊，我。。。在这。。。转一转”，我无法止住慌张，立刻用手比划一下，努力让自己摆脱一点嫌疑。

女人没有立刻回应。

“我。。。那天路过这里，然后想在这边看看。。。”，我又立刻补充道，时刻盯着她的动静。

“嗯。。。请问这里是。。。额，什么地——？”

“要进来看么？我可以带你进来看一下的。”我还未说完的时候，她已指向入口的方向。

当我惊异间看向手指的方向，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我的心猛然跳动。我从来很少和女性奇遇，而每当那种时候到来时，就都会像是躲在礁石前，只顾听着身后拍岸汹涌的海潮。

五

阳光，不知何时已经能透过迷蒙的雾气，涣散了整个模糊的世界。

我的身旁此时正走着一位穿着黄色薄衫的姑娘，我紧紧跟随却又不敢太过靠近，只是时而看着这俏丽的身影，猛然的劲头不断在我心中涌动，很快就冲晕了我略略羞涩的头脑。我能感受到她的身上反射着阳光的温度，白色的肌肤和轻薄的黄裙明亮而耀人。我大概一直在和她对话着，但已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只觉得她的声音温柔干净，语气中总有一种奇妙的令人安心的开朗。

她的脚步轻快，时不时扭头看看我，在爽朗的话语中带着闪光的笑容。或许是她碰上高兴的事了，或许是今天天气的晴朗正好应衬了她的心情，她总是带着开心的微笑，每当这笑容透射向我心的时候，里面含带的光与热立刻让我经不住了，但却还要微笑相视强迫自己要礼貌真诚，可她的眼睛总是带着热情回应着我的视线，我装作镇定的眼神已不得不移到旁边。

低下头，一双小巧的青绿色平跟鞋在领着我的路。上方的飘荡的裙摆有时扬起，迎风传来阵阵桂花的香味，在阳光的照耀下，这味道变得更暖人几分。这个时节没有桂花，大概是

批注 [772]: 读者想看的是图像，那么不够具象的、过于艺术化会影响一开始脑中图像的形成。

批注 [i3]: 深化主题，深化主题才能提高文章受众，更多的受众意味着更多的价值。

桂花味的香水吧。我心里不觉暗自窃笑，亦有些兴叹：我何时已能花小心思去想女生的香水了呢？

为了让自己来此的目的表达清楚，我刻意又将自己的情况都抖了出来，不过她虽听得认真，带着微笑不断地回应着我，但又像是不在意这些事情。话题很快就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六

这片园子是女子平时生活的地方，沿着绵长的石径漫步，要穿过一片放养牛羊的草场和精心养护过的花圃才能走到院内人平时生活的地方。

我一路上都在和这位女子攀谈，本以为路上只会是尴尬和沉默，但反应过来时已被她身上开朗的魅力所吸引，之前心中胶着不堪的琐事早已涓为泥流不见踪影了。

院里人平时生活的地方是花圃中的几间房子，中间最高的有三层，其他的是平房分散在周围，外墙都被用墙砖装修得精致漂亮，房屋间的小路被整齐干净地铺好，窗子们也都被擦得干净透亮。

女生是住在这里一家人中的独女，自从家里人开始经营附近的黄河浮桥生意后便在此租住下来，主人夫妻俩常在外地不归，平时由两三位家乡的亲戚打理院子。当我们走到花圃口的时候，能看见有人在田地里整理灌木。那里虽说是花圃，但现在只能看见零星的几朵花，也许这是未到时序的缘故，不过已能看见草丛和各式灌木中一片青翠旺盛的景象。

女人邀请我坐在附近的凉亭中，去换了身清凉的青白色花衫，端来了一些糕点和自家酿的果酒放在凉亭间的小木桌上。我觉得奇怪便询问她喝酒的事情，她说这果酒在家中早已喝得习惯，每年老家的叔伯都会摘果酿酒，味道甘甜只微微地醉人。谈话间，我忽然注意到她指尖抚过杯身的神情，那是一种前面未能发觉，露着一丝酸楚的情态，仿佛一切已在酒杯底铺陈备好，只待有人将其饮尽，在饮者的肚中挥发。

谈笑中，她对我提到的写作的事情很感兴趣，情切地追问我曾写过哪些文章，里面的故事都是怎样。我见她对此颇有兴致，便十分乐意地将笔下写过的故事都细致地讲出来。此时凉亭外的世界已被太阳照射得散出溽人的温度，一杯杯小瓷碗中的甜酒不断催化着我的大脑，我能感受到整片院子只有我那不断热情高涨的声音，这位女人温柔的回应和笑声，以及风吹过的阵阵树鸣。

此时这个世界的光芒，以及此时我全身心每一处的感受汇集，就像过热的乳酪，溢出粘连着每一处能够记忆此时的角落。

七

到中午时，女子和我都已满面醉色。她叫做饭的婢女多做几盘好菜，要求我今天在这里住下。一开始我想要推脱，但考虑到已无法开车回去，只得在道谢中答应了。

饭前，我在洗手间用水泼了泼发烫的面容，忽然发现自己已和这位女子相处得自然，从未在别人面前说的话也已经未有顾虑地吐露出来。未觉间我已经完全依赖着顺应着她的从容和温柔，也许只用在明天清醒后便会懊悔不已。

女人吃饭时坐在我的旁边，同一桌的有一位主做工活的伯伯和两位负责洗衣做饭的婢女。这三位都是热心善良的长辈，总是止不住脸上的笑容，时不时地提醒我多夹些好菜，也顺便问我两句问题。女人见我有时难以开口回答上来时，便会替我回应两句，只是在其他时候却

很安静，早早得吃完，放下碗筷，然后无言地坐着，仿佛在细听我们对话和咀嚼的声音。

午饭结束后，女人将我带到中间楼房三楼的房间，让我在此处好好休息。然而我心中不愿浪费在院中这难得的时光，便询问能否自由观摩？她笑着说让我随意，在几声安抚和道别后便离开了。

酒劲过后的我感到有些昏沉，便在窗边的床上小憩起来。

八

当我醒来时，发现窗外夕阳的光芒已布满整片黄河的沿岸，亦铺红了这个位于三楼的小房间。坐起身来，我终于能得清醒去仔细打量这个我睡的住所。

这间屋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深绿色的地毯铺在每一处下脚的地方，瑰紫色的墙壁有相邻的两面开着窗户，在我床铺的对面挂着一幅木框的画，画中正是窗外这番夕阳晕染着黄河两岸的景象。这个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位喜爱黄河的人，我看着这幅画暗自思忖道。

拉开房间的木门，能看见楼房里的走廊，脚踏入这里能感受到仿木地板硬实的质感，七八扇房间的房门立在走廊的两侧，走到它的中间就能沿着旋转的木梯下楼。木梯不宽，但两个人走正好适宜。二楼的景象与三楼相仿，但到了一楼能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客厅，客厅里的设施都很齐全，瓷砖也显得宽敞而豪气。再向前走过了屏风能看到这个大房子的门口，是一扇两户的大门，过了门再下几个台阶就站在庄园干净的道路上了。女人说那三位干活的伯婶若是进这房子里，会走一扇绕过客厅的小门，小门在房子的侧面。我一路从房间走下来没有见人，只急着想趁着黄昏的光线尚未昏暗时，在外面随意转转。

在这样大的庄园，走一段时间就能感受到在这片林子中的惬意，除了风吹过树叶和耳朵的声音，再听不到其他的嘈杂，即使是草场那边的牛，也像是雕塑一样只呆呆地立在那里。四处道路都很干净，没有务农常有的粪水味道，反而来自河岸清新的风会让人感觉无比舒适。在向家里人打过电话后，我回忆着今日，直到此刻今天的每一件事以及现在眼前的每一处景象依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大院子的秘密显得如此得简单，而那位漂亮的女子又显得那样迷人，让我频频想起。

九

许久地，我不知自己走到了哪里，天色也已经剩下边上的些许微光。也许摸着往回走，还能寻到来时的路。

但此时在不远处能看见一些微亮的光线，我慢慢走了过去。在靠近时，忽然发现那位女子正在那里，靠在一块石桌上，旁边有一本薄薄的书，挨着一个盛酒的罐子，一盏电灯在旁边明着。她，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

我赶忙过去扶了扶她的身子，唤了几下她的名字。她忽然抬头，发现是我后又一阵语塞，我难以判断是什么情况，只能看见她脸上依旧闪着光的泪痕。没再多说什么，我寻着一个旁边的石墩坐下，忽然惊觉这石桌和石墩冷得非常，在这猛然的刺激下我差点跳了起来。我立马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站起来，这夜里的林中绝不是待人的地方。

“到底怎么回事？”我有些许生气，不论她是为何而哭，哪怕是为了哪一个相恋的男人，我也讨厌这种作贱自己的行为。

她的头一直低着，不愿意看我，也没有说话。我将头凑过去，发现又有两行新泪在下巴

侧汇集，成珠，又滴下。

“走，我们回去。”我不再等她回应，这时的夜里已经冷得颤人，用力托起她的身子，让她身体靠在我的身侧，将她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用手固定住她的腰——我已经没心考虑是否合适的问题了。她虽不说话，但每个动作都没有反抗。我便开始提着灯，携着她向回路走了。

黑夜中，我前行的速度缓慢，树林在此刻显得阴森可怖，树间的石路狭窄昏暗，视线余光中的动物石雕的影子总让我忽然警觉起来。也许长夜之所以显得漫长，正是因为里边的人期望着白天。

女人并非醉得走不动路，只是走路已经不能稳当了。树叶声、我的喘息声嘈杂地混合在我的脑中，这种的感受挤碾排斥着心里其他多余的想法。

“呼，呼，呼，”我有时会查看女人的状况，但也无法从她紧闭双眼的脸上探寻到什么，只能凭借她的体温和呼吸声来让我安下心来，经历过二十多年人生的我一直觉得人的生命其实只是一瞬，也许因为无意中的事就瞬间加速凋零。

忽然，在这我看不到头的行进中，她张嘴了，一种憔悴又温柔的声音终于在寒风传来耳畔。

“花翁，”她低着头，开始自顾自地说，“我没上过学。”

我暗吃一惊，但没有说话。

“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化都是父亲雇老师教我的”

“但我从没有到学校里去过。”

“从小到大”，她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你说学校里是不是很有趣？能和一群朋友在一起。”

“中文和英文的书我都能读，但一想起这样又觉得自己像文盲一样。”

她说着，声音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哽咽了。

“我经常穿过这片树林，在河堤上看小鸟筑巢，”

“经常和牛一起看着远处的夕阳，”

“经常唱歌，经常种花种草。”

“可每当看见河堤上路过的行人，我总免不住地去想他正赶往哪里，直到那人早离开了，背影没了才能止住。”

“我看着手机，不论怎么点都觉得没有目的。”

“究竟怎样？——真的难受。”她的身子在哭泣中颤抖，已经说不出话了。

“会好起来的，”我停下脚步，递给她兜里尚有的卫生纸。

就是因为孤独吧，我不知为何伶可的父母不让她上每个孩子都会上的学校，但我相信以伶可这样的条件和性格只要走出去就一定会有很多人追捧。也许，开始这一切的她想要的，只从婚姻那刻便能启动。

“你很有魅力，伶可。条件也很好。记得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不愿再多说，伶可的条件是很多人都会羡慕的，但要开辟新的生活哪是我这样局外人能指点得了的呢。

我一路不语，支着她向前走。她也再没有说话。我想抛开脑中想到的一切不好的结局，可我却总能感受到伶可的人生飘荡着一片阴云，而相似的阴云也同样漂浮在我的心中。

直到最后看见那几栋房子的时候，我忽然停下脚步，郑重地对她说，“伶可，不要再像这样。”说罢，便继续向前走去。

不过，最后又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千万不要犯傻。”

十

将她送到门口时，已能看到两位婶婶等得焦急。她俩一边问着情况，一边护着她到她的房间，我只说是一起喝酒聊天喝得醉了，她们说了两句也不再多言。看见她进了房间，我就坐在客厅等待。

不多一会儿，我听到切菜和锅碗碰撞叮叮当当的响声，大概是在为我俩做饭。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已在沙发上睡着，一位婶婶唤醒我，让我去吃些东西。我跟着走到餐间，发现两碗散着热气的鸡蛋汤面已经呈在桌子上，中间摆着烧排骨和炒青菜，而伶可，已经坐在桌前了。

女人让两位吃过饭的婶婶早点休息，我也怕他们麻烦，可却不知说什么合适，也只凭女孩去劝那两位婶婶了。

等房间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女人只说趁热快吃一些，没有说太多，很快我们就吃完放下筷子。当我想站起来收拾碗筷的时候，女人硬让我松手，只道我是客人，让我去客厅候着，自己收拾起来。

等她出来后，让我随到她的房间，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客厅确实显得太大又寒冷。

十一

女生的房间和客厅相比要温暖许多。暖灰的地毯，桌子、椅子各式家具都显得格外精致，还有一个木制的很漂亮的梳妆台，整个房间布满着一种柔和的香气。这种安逸的感觉让人一进来就想要坐在椅子上欣赏这里的一切。

女人和我坐在相邻的椅子上，她轻声地问了我几句关心的话。我知道她尚未酒醒，但在那时的感觉，我像是被这温柔冲醉了一样，虽然自知靠她太近不合适，但也不愿意离她太远。我和她说笑了一阵，察觉时间不早，于是告诉她好好休息，因为家里人需要用车，自己明天一早就开车回去了。

伶可听后忽然有些沉默，看着我却不说话，可能是她心中有所不舍，便对她说道，“下次我接你到我的地方转转吧。”

她高兴地答应了，但却又开始看着我一言不发，好像有话想说。

“怎么了？”她醉后略显呆滞的眼神盯得我感觉有些不自在。

“要不，今晚就在我的房间睡吧？”

虽然能看出她开玩笑的表情，但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一瞬间忽然有无限种冲动在我体内想要奔涌而出。愣了片刻，我也开玩笑地回道，“这我可不同意，以后机会的话，还麻烦你先为我找个能过夜的被子。”

我俩都笑了，她打趣说，“不要多想，我的房间里可只有那床上一张被子。”

她说这句话的样子韵味熟得像个十年的老鸨，我此时一定是脸红得非常了，因为她的脸也经不起这形式，露出了一圈红晕。

在道过晚安后，我离开了她的房间，她让我将门留一条缝，直到我走入客房后，过了一阵子，我才听到安静的门道里传来，“咔嚓”的关门声。

也许她，内心里有很多话吧。

十二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父母今早还要用车我需要快点赶回去，本来打算留张字条后速速离开，但我在楼下见到了也早早起床的伶可。她看见我时有些惊讶，“为什么起来这么早？”那时她正穿着灰黄色衣服拿着两个鸡蛋。

“我父母早上要用车呢，想着留个字条就先走了。”我不知为何有些心虚。

“哦。那就留个字条再走吧。”

她最后说话越来越快，直硬得就好像是生气了一样

按她的要求，我写下了一张字条，

伶可，

今早我有事就紧早走了。若不嫌麻烦（请不要），我下周再来拜访。

若需要联系，这是我的手机号，180#####。

花翁

留下字条后，女人又气鼓鼓地要求我吃完早饭后才能离开。可我真不能耽搁，只能硬着头皮直直走向大院门口。那么大的院子要走上好一段时间，我不时回头看看身后紧紧跟着我的女人，一开始她瞪大眼睛，但离门口越来越远的时候，眼神又变得越来越伤感。

当我的步伐越来越接近我平常生活的现实，我心中越来越感觉不可思议。甚至当我一看向门口的方向，就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位女人，现在正跟在我的身后，正想珍惜得将我留下。

这么美好的女子没有追求者么？她的挽留是因为中意我么？

在这一天的奇妙旅途中，我一直不愿往恋情的方向去想我和她的关系，我很害怕这份在眼前贵重而平等的友谊中我忽然变得地位卑微起来。

不过又是什么样的心情驱使我在分别前抱了她一下呢？

也许是我的渴望，是我二十多年间都在做着彩色的梦，未经世事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过分，然而她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动作也没做。我故作轻松地向她道别，

“不麻烦的话，我下周再擅自来这里。”

她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用力甩了两下，最后放下似的说道，

“你走吧，花翁。”

十三

在离开那天之后，因为要忙入职政审等等的愿意，我忙前忙后，没有腾出那个黄河庄园游玩的闲暇。直到被通知要去入职报到的那天，我匆匆将行李被收拾好，去礼品店里买了早就物色好的纸屋子，趁着还在郑州的日子，再去拜访一趟那个院子，再见一见我非常怀念的女人。

然而当我走到大门跟前时，我发现这里的门已被锁紧了，土泞的地面上各处是车辙的印子。我寻到一名路过的村民，村民说住在这里的人已经搬走不知去向何处，现在这里是一个空院子，养的牛羊也都卖掉了。

我忽然想到有人说这旁边的黄河浮桥前一段时间被政府关停了，便赶到浮桥边，果不其然，原来热闹非常、人车攒动的浮桥，现在只有一个卖冰糖葫芦和一个摆地摊在寂寞得守着。

听他们了解到，这浮桥是因为车流经过多，有噪音和环境污染，就被拦起来了，经营浮桥的最后也没有什么办法。现在桥一封，两岸的交通一下就多出来百十里地，以前走路、骑车免费过桥的人现在只有开车才能到对岸，至于靠桥生活的人，现在也都另谋生路了。

当我了解到情况后，我知道事实绝对不会像他们抱怨的那么简单。如果想知道真相，那么就要多渠道进行了解。

然而，那位黄河庄园女郎的消失，是我在之后一段时光里难以接受的事实，我虽和很多人询问过，但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每每想起总是抚头而叹息，却无可奈何。

知道有一天，单位的人找到我，说是有一封寄与我的信件，信上只有我的单位和我的名字。

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写有小诗的信纸。

上面这样写道：

我将春天的柳条折开分成两段，
一段我叫它不幸，
一段我叫它相约。
相约被永远放在红阿哥里客房的枕下，
不幸被系在河边最美的花上。

不等最美的花落，
我就已离开那片我深爱的院子。
它也许会有新的主人，
新的主人会迎接新的客人。
不知又是否会有像你一样好奇的行人再闯入我的院子，又睡在我的屋子？
不过，即使有人到来也请放心吧，
因为不幸的柳条已随花入土，
客人能知道的，
只是随他入梦的，
那段我放在枕下的相约。

2022年4月15日